

四明叢書

張宗祥



201.1.

2/22

東井文鈔卷之二

清四明黃定文仲友撰

上鐵制軍書

某以忝倅閒曹荷蒙憲臺下車以來首先披撥委權劇
郡夙夜黽勉冀圖報稱伏見福星臨莅南邦宏猷所布
如建立徐鎮截留川米近復鑄開海口古大臣爲國爲
民之碩畫迥出尋常萬萬某猥以菲材荷蒙重任亦思
下求民瘼以稱懿意伏查徐屬最爲民累日深者
莫若帶徵積年災緩錢糧及攤徵各款河埵傾雨也緣

徐郡本係積歉之區歷年緩徵糧銀以及王平莊各工
應攤徵歸款之項年復一年愈積愈重卽如本年蕭縣
應徵額銀止三萬五千餘兩而應帶徵各項至有十一
萬二千餘兩邳州額銀止三萬七千餘兩而各項帶徵
至七萬餘兩宿遷縣額徵止三萬有零而各項攤徵至
七萬九千餘兩其餘銅碭睢寧各縣情形大略相同是
徐州一郡帶徵之銀反多於正額兩三四倍不等民力
實在難支反以熟年爲諱查本年麥秋幸有七分夏間
得雨未能霑足秋收雖未計有成數已形歉薄茲據各

州縣衛先後詳請將帶徵八九兩年災緩銀米及帶徵各款河帑援照嘉慶八年奏請遞緩之例俟徵完六七年以前積欠後再行分限帶徵以紓民力等情具詳前來業經某據情轉詳籲懇奏緩在案竊惟州縣有司賢愚不等獨至催徵一項則皆利開徵而必不利於停徵以催徵有羨可資也乃徐屬雖遇略可開征之歲亦不得已而報求緩徵則以帶徵數重小民必不能如數完納而考成之嚴隨之也若今歲又請緩帶即使明年幸而有收則十一萬者併加帶當十五萬七萬者當十萬

外其勢愈不敢報開徵也如此年復一年伊於胡底而小民緩徵習爲故常竟不知有應納錢糧之事一旦豐歲併徵力旣不能盡輸情復敢爲賦抗此皆地方官所熟計而不敢言者也竊惟帶徵之虛歎不除則此後之新糧永不敢復言開徵是國家歲失鉅萬銀於緩徵之一舉而又實非州縣有司之罪也伏惟聖天子保惠斯民如天溥澤凡遇災歉不惜數百萬帑金以濟窮黎大人公忠體國胞與爲懷可否俯念徐民積困已深陳情籲奏將徐州府歷年帶徵攤徵各款量予豁免以裕民

力行見合郡生民仰沐皇仁憲德感戴歡呼曷其有極
某不揣冒昧瀝陳下悃上瀆憲聰除將本年帶徵災緩
河帑細數及歷年應行帶徵總數分列兩摺呈電外惟
祈鑒察

上吳廉使書

某仰荷憲恩移署揭陽茲於八月二十七日抵揭任事
伏念揭邑俗悍民刁兇鬪蜂起已成積習某叩辭鈴閣
之時仰蒙面諭諄諄謂必破其利於械鬪之源而後鬪
風可懲此誠洞徹沈痼爲越人洗腸伐胃之治某履任

之後細心備聽大約揭邑從前大姓巨族藉有嘗田積累日久管事者無可開銷則起鬪案爲開銷之地而紳士利於鬪一案旣起大概頭大尾小從輕完結而官利於鬪兩造開告動至數百人無論到與不到皆可取資而役利於鬪被殺者饜其家口抵償者享用豐腴而爛棍利於鬪此其積慣成習之由也今則又有異者巨姓無歲不鬪蒸嘗銷耗無餘紳士一被牽告輒須斂竭已資是紳士苦於鬪民間旣已困耗考成倍加嚴緊卽有不肖之員亦厭苦於鬪取利於鬪者胥差爛棍而已然

胥差之弊權在於官逐案刪除濫控則其弊可以立除
惟是兇惡爛棍慙不畏死動輒生風非特弱民患之長
吏患之卽巨姓之紳士今亦深患之矣而紳士不肯與
長吏同心以除爛棍者民不信官也某履此極弊之區
惟有矢天自誓克己清心隨事隨時顯爲懲勸苟能使
悍民知畏良民知依則頽風庶可漸返而錢糧頑抗之
病亦不患其不起但非磨以時月未易言上下相孚也

雜說一篇贈王小竹

余與王子小竹交幾五十年所矣居同里閉年相若業

同師雖其間出處小異而謹身飭行不爲世俗所指目
晚而家門雍睦無改舊風無弗同者余歸自江南迴視
二三十年之間故交落落獨喜與小竹詩酒往來晨夕
相過從閏餘歲月追媿春暉殊相樂也而其間有不同
者余涉世旣久出入于風波險難之中憂患深而聰明
瘁世故熟而參悟多繼乃息機摧橦棄置一切闢一畝
之宮栽花種竹興之所極幾忘其身而小竹葆真養性
未寒而衣未饑而食惴惴焉若懼造物者盜吾所有以
去者也七十老翁復何所求嘗欲以余之放曠無涯埃

者易小竹之涇涇庶幾其有寥歎雖然易有之曰日仄
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吾家鷓鴣先生以爲前
離將盡之時正當恐懼修省日慎一日以俟後離之繼
若夫猖狂放恣以樂餘年與夫歎老嗟卑汲汲顧影是
皆致凶之道今余之忘身者近于鼓缶而歌而小竹之
葆真惜命者或近于大耋之嗟皆非歲晚所宜也余與
小竹勉乎哉春月方閏化日舒長相與盡其在我而已
何子小愚亦五十年友也方有幽憂之疾其以此廣之

說菊贈拱梅川

余歸自江南閒居無事課僮息圃雜植花木四時略備而草花種尤繁偶檢本草凡草之入藥者花多奇如牡丹芍藥當歸牽牛之類豔冶稱一時而惟菊種尤多品高而功著菊潭之飲可以長生其于老人爲尤宜以是多藝菊然苦培植滋養之難不能盡遂其性籬落間黃花初散寒蟻瘦蝶掩映夕陽聊自娛樂未敢與專家老圃爭奇競豔也姪倩洪生梅川以醫名郡邑顧獨好菊每歲購種走千里遍失越得異種歸珍護若拱璧自稚苗初茁以及長遂移插且旦巡畦叮聞時其水旱而爲

之滋植去其蟲螟鼠雀之爲菊害者一枝片葉不使沾
泥淖曠風日又去其枝蓋使俯仰得勢終日汲汲然勞
苦不倦及暮秋羣芳爭秀五色陸離不可名狀于是洪
氏菊遂獨擅一郡蓋以花之性情爲性情而不拘拘于
舊譜之成法其醫花也若醫人而花之生以遂非苟而
已也余謂子之醫人亦當如醫花夫花之弱者宜培過
培則嫩生花之繁者宜削過削則傷本水旱異宜朝夕
異候時而察之而不傷其天和斯子之善治花也今醫
者守一先生之言風寒也而與以參耆內傷也而進以

硝石是適以戕民生而爲子所笑者也子勉之亦惟以
人之性命爲己之性命而日加意焉菊潭之延年方且
燕爲太和以壽世而非特區區花色之騷人已也

說莊一篇示岳孫

莊子稱呼我爲馬吾應之以馬呼我爲牛吾應之以牛
世以爲玩時不恭之語何讀書之識淺也人間世一篇
窮極世變卒歸諸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實得素位
而行之蘊余嘗有句云呼牛往服箱呼馬行千里一朝
筋力盡全歸了無悔自念生平引重致遠牛馬之力盡

矣今則華山桃林放耶歸歟然老驥雖無伏櫪之思老牛豈免舐犢之念其猶將終吾身而已乎

維岳字說

余長孫初名維崧字子中既入成均更名維岳而字之曰山甫非敢爲岳降生甫之夸也夫山靜者樂也動者之樂以水然山得水而說一邱一壑必有清泉水瀨縈迴灌注其間而山之美以著若夫大山喬岳盤回於數百千里之際則江河爲之帶而巨海蕩其靈蓋動靜相資無動之非靜也山之動莫如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而山之靜如故也不然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彼塊然者未始非靜也而何樂之足云以岳之資近於靜爲說以廣之嘉慶丙子良月中泮息圃老人書

交戟之士說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增封越疆將起師北伐齊爭伯于中原于胥爭之力諫之疾吳王怒不信也交戟之士有笑于列者吳王召而叱之曰寡人與相國謀事小臣安得笑有說則止無說則死交戟之士對曰臣安敢無說臣笑相國

隆于越而少大王之雄威也夫越蠹龜之與處而魚鼈
之與同儕彼其君且爲弄臣官且爲外府而相國視之
若敵國臣是以笑吳王喜曰然寡人故不信也交戟之
士曰臣亦笑王之不好伯也吳王佛然曰奈何對曰夫
伯者實則勢名則義臣以君王之赦越爲負不義之名
而不足以服齊魯也彼齊魯者禮義之國好折人以義
窮人以辭今君王率仇越而伐強齊齊有辭矣何懼且
夫越雖至卑微不足道然而親集矢于先王之趾吳之
民猶隱痛焉今君王入其子女玉帛而赦越天下諸侯

不知王之尺度足以振之也而謂王以玉帛子女易先王之趾其誰不輕吳而逆王且王亦知魯莊公之事乎魯莊公擁強魯敗桀宋威儀才藝爲天下先然而齊襄公殺其父而不能報也天下笑之曰此齊侯之子也今以吳之強不能報弱越而封植焉天下其不以王爲越王之子乎相國不是之恥而沾沾張大越國以堅王之自用臣固笑王之不欲伯而亦笑相國之毫而智短也吳王勃然怒髮盡上指冠曰久矣寡人不得聞此語也寡人幾不得自比于人於是回伐齊之師命伍子胥將